



軍事教育

對「International Regimes」 的合適譯音/翻譯之探討(下)

教授 俞劍鴻

(文接上期)

一個international regime內是否可能存在另外一個international regime? 答案是不能夠的。但是，要注意的地方是有些regimes是矛盾、對立和不相容的，也就是不能夠同時探討或者運用。有一個公司(Enterprise)隸屬於國際海底管理局[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ISA)]的商業部門，國際海底管理局是政府間的組織，部分學者、專家認為這個公司是一個regime。^{【註91】}但是國際海底管理局有時候也可以被視為支撐一個regime的機構，因此我們會說「深海採礦regime」。^{【註92】}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本身並不是regime，也不是regime的一部分」。^{【註93】}這是因為它不是一個執行機構，也就是必須仰賴其他國家與國際機構來執行所設計的計劃，它沒有獲得資金或授權來實現這些計劃。^{【註94】}另外，並非所有regimes都必須附屬於國際組織內，也不一定要建立管理或運作的相關制度，與捕鯨相關的regime便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國際捕鯨委員會[International Whaling Commission (IWC)]中有不捕殺鯨魚的會員。換言之，每個國家、政治實體等等擁有加入這個委員會的選擇權。敵對regime為另一例，^{【註95】}例如美國和前蘇聯間的「熱線機制」和「限制戰略武器談判[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reaty (SALT)]」regime。另外inter-

註91 Feld and Jordan (note 36), p.251.

註92 同上註，頁254。

註93 D' Anieri (note 83), p.167.

註94 Lawrence Susskind,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7.

註95 見學者Douglas J. Murray和Paul R. Viotti, "Defense Poli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 Conclusion," in id. (eds.), *The Defense Policies of Na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頁479-482。在同一章內，作者提到民主的regimes、獨裁式的regimes、議會式的regimes和總統式regimes。這樣一來，作者將容易讓對international regimes不熟悉的讀者們產生混淆。見拙著 "Setting Up International (Adversary) Regim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alyzing the Obstacles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Vol.38, No.1, 2007。



national regimes和國際組織間的確存在衝突，像是要為了全體利益還是個人或成員/小團體的利益？最後，如果中文翻譯沒有在旁邊註明英文原文，那麼提出「國際體系組織」的專家或學者必須告訴我們它的英文翻譯為何，是「international systemic organization」嗎？若答案是肯定的那我們必須考慮這麼做是創造了一個全新的名詞，吾人至今還未曾在西方學界有關regimes的研究看過這個詞。而且，研究regime理論的學者們會使用這個稱呼嗎？須知，”國際(泛)領域暨議題+至少15個核心元素”只是一個非常抽象的概念。它存在我們的頭腦或者我們體會的到。

由於international regime是研究國際/全球治理的一個工具或者一環，所以也許還會出現新的翻譯方式。熊玠將國際/全球治理是減輕世界無政府狀態的最終目標，來做為定義的方式：「形成和處理國際場合中發生關係的原則與型式，最終具有達成思想和行為之共同模式的效果。」另一個他自己提到的定義方式為：「international regimes和國際制度的運作及其結果。」換句話說為了達到這個最終目標，international regimes是用來協助安排和管理世界的工具。這麼說我們就可以將international regimes解讀為最好的國際/全球治理的工具，因為至少在理論上不會出現例如權力鬥爭。換言之，當我們探討issue-regimes之際，只能夠談兩個或者兩個以上沒有衝突的regimes。

部分學者如Samuel S. Hung認為既然沒有標準的翻譯方式(或者適當的中文翻譯)，我們在口語或書寫時最好還是直接以英文陳述。^{【註96】}但如果這種情況長時間持續下去，是否代表中文當中缺乏可以表達這個新政治現象的字彙也就是落後在外國學者、專家90多年？暗示美國政治學家仍享有「話語霸權」？^{【註97】}李成業曾說：「華語教學的觀點和精神無法用英文概念來加以界定，它就是不能和外國語文聯結(connect)在一起。在教學者眼裡沒有一個語言的『媒介』可以達成這個目標，否則多年以來就不需要去做那麼多翻譯了。華語教學需要中文字來做為辨識和聯想(connection)的必要『媒介』，以致於認識和傳達在當中什麼是外語，口語和書寫皆為如此。」^{【註98】}一位日本學者說international regimes並不適用於東亞，^{【註99】}因此日本和韓國學界都有遭遇到這個問題。或者，我們可以說這只是反應出了華語或東亞學界遠落後於西方學界？^{【註100】}

註96 或者我們應該只將international翻成中文即可？

註97 See Men Honghua, "Legitimacy, Effectiveness and Limitations: An Evaluation Framework for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HKJSS, No.24 (Winter 2002), p.152.

註98 專家李成業於2005年7月5日寄給吾人的電子郵件中所提到。

註99 Hidetaka Yoshimatsu, "Regimes,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Pacific Focus, Vol.XIII, No.2 (Fall 1998), pp.103-124.



還有另外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吾人發現例如於1943年11月使用international regime一詞的人是一位歐洲政府顧問，前面加上的international這個形容詞是否恰當？主要是因為多年來客觀情境已有相當改變，如人類已登陸月球且自從2000年11月就生活在國際太空站。2009年11月，美國首次說已在月球發現到水。2024年，美國曾經打算在那個時候在月球運作一個能夠永遠居住的基地營。如前所述，所有人類和其他參與者都必須關注全體利益，這表示我們不能只是想到各國的中央政府，否則該「國際(泛)領域暨議題+至少15個核心元素」便無法得到解決，長久下來對所有人都有害。然而如果我們真的去除international這個字可能會遇到另一個問題，因為我們所認為的regime可能是國家邊界內的regime，例如胡錦濤regime或陳水扁regime。這樣一來，由於台灣和中國大陸自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從未在法理上分離，海峽兩岸雙方可能必須使用「敵對regime」、「兩個半個中國(two half-Chinas) regime」或者「兩岸中國(Bicoastal Chinese) regime」，而不是international regime。若我們考慮到外太空，全球系統(global system)可能就不適當。為了分辨「國際事務」和「全球事務」，熊玠做了以下評論：【註101】就「全球事務」而言，必須從以下兩方面來了解人類生活，一是地球【包含生物圈(biosphere)和生態系統】，另一則是世界(心智上的世界)。在「國際關係」一詞當中，後者指的是西伐利亞體系，因此「全球系統」是生態系和西伐利亞體系的共生關係。分析regime的學者是第一批在國際議題中使用「全球」一詞的，如「全球regimes」、「全球治理」等。因為他們把地球和世界都包含在討論範圍內了。的確，國際和全球這兩個概念不太一樣。因此，在2008年9月，哈佛大學的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開始了一個叫國際和全球治理(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governance)這個新學程。【註102】無論如何，本研究所指的regime都應該在前面加上適當的字來表示它的類別，例如全球系統的regime、intercelestial regime或者太陽系(interplanetary)的regime。

註100 專家李成業於2005年7月5日作出以下敘述，指出了使用英文原文和中文翻譯之間，對於international regime一字在心理預期上的差別：「在使用英文原文的情形下，不了解這個字的讀者可能會認為原因是他們自己對英文不夠熟悉，一般不會去責怪原創者製造了一個他們無法了解的字。但誰曉得他們是否真的會怪他們自己沒有做任何研究來理解這個字。換句話說，原創者也可以主張讀者們可能沒有足夠的知識與英文熟悉度所以才會不懂。然而就中文譯者而言，原創者的好處是『不會』和譯者聯繫。事實上，翻譯人員跟原創者相較之下是處在一個極度相對不利的地位。這是因為中文讀者會較為要求並期待翻譯者已經完全了解並融會貫通了international regime的意思，以致於可以創造一個可接受與可理解的翻譯。但就翻譯的本質而言，以這樣的環境背景下是幾乎不可能的。」

註101 學者熊玠於2002年12月30日寄給吾人的電子郵件中所提到。

註102 銘傳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早在2003年8月就開始同樣的學程了。



最後值得討論的是上列最後一種翻譯。國外學者都同意說each regime has to do with an issue in a given area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由於每個regime都必需和某個領域或者範疇、範圍、空間、區域、地方的議題相關，像是領土、領海、海床、領空、空間、外太空、【海(洋)事(務)】公共(或者共同)疆域或非領域的如人權regime，我們都可以稱之為”國際(泛)領域暨議題+至少15個核心元素。”這也許確實能解決爭議並被大多數學者、專家與傳播媒體們接受。然而李成業指出：「我只能夠提供純粹翻譯的觀點。首先，翻譯應該要能夠使讀者了解原文的意義，或者它至少能夠在讀者腦海裡對原文產生一些聯想。這個翻譯似乎以上兩者都缺乏。『(泛)領域暨議題』似乎過於籠統，它只提到了領域和議題，但卻沒有什麼特定事物可以讓人對它們產生聯結。您曾提到『每個regime都必需和某領域的議題相關(each regime has to do with an issue in a given area)』，就我所知目前中文裡並無一合適、多功能的對應詞彙，仍需進一步研究。」^{【註103】}在拜讀他的評論之後，熊玠改變了他先前的看法，原本在2006年7月時他認為將international regimes翻譯為「國際(泛)領域暨議題」是“可以接受的(it is o.k.)。”^{【註104】}之後，其道：「我完全同意李成業對『國際(泛)領域暨議題』的看法。在一般用法中，『領域』指的是領土的區域範圍；『議題』意味著議程上的項目，其中沒有任何一個是和regime有關的，在電子郵件中討論過很多次的『機制』也一樣。『機制』對我來說可能是為了控制某些運作的一種設計(device)或制度。一個regime可能會有部分為『控制某些運作』，但『機制』比較著重於結構而不是設計或制度。對我而言，regime較傾向於一組規範功能或運作的準則，而不是結構。」^{【註105】}思考了很久之後，於2006年9月我決定加上以下文字：被客觀環境所逼迫/激發出來的具有規範性合作之國際(泛)領域暨議題。2009年3月，我決定使用”國際(泛)領域暨議題+至少15個核心元素，”是因為我在2008年12月就international regimes下了一個我的定義：A set (or sets) of at least 15 criteria/core elements/features (including those four as mentioned by Steven D. Krasner) in the context of (fragmented) issue-area, (fragmented issue-areas, and issue-regimes.^{【註106】}又筆者認為要先確定議題然後領域之後才來探討那10多種評估與標準/核心元素。不過李成業說「這不等於翻譯」，但是，我告訴他說我的翻譯方向是絕對正確的，一

註103 專家李成業於2006年9月15日寄給吾人的電子郵件中所提到。

註104 學者熊玠於2006年8月3日寄給吾人的電子郵件中所提到。

註105 學者熊玠於2006年9月24日寄給吾人的電子郵件中所提到。

註106 美國教授Yale H. Ferguson對我的定義說：“Best wishes!”



點也沒有偏差。其它像是體(系和)制(度)、體系、制度、建制、和系統都是有問題的，因為每一個的內在意涵，都有負面的現象。

參、結論

簡言之，要同時處理譯音和翻譯並讓所有人能接受是一件困難的工作，我們不能跟著自己的感覺走。尋求一個合適譯音或翻譯的過程不應該是文字遊戲，吾人試圖提出部分困難之處，在找出最合適的譯音或翻譯之前大量的腦力激盪應該要繼續下去。可以確定的是即使在非華語界，「對於international regimes究竟由什麼所構成還尚未有共識」，【註107】對他們來說這個概念還是有爭議並存在許多未解的問題。【註108】筆者不認為是這樣的，而是說很多的學者、專家並不真正的了解“國際(泛)領域暨議題+至少15個核心元素”就開始撰寫論文或這教授這門課。由其是記者，一旦錯誤的散布的一些文字像是退場機制或者民主機制，很多的初學者就被誤導了。

中文一向以創造表意文字(ideograms)而著稱，或許我們可以從這個方向來譯音或翻譯這個概念。有些譯音或音翻譯的確非常接近熊玠第一次所提出的「泛規」，我個人蠻偏好這個「泛」字，因為美國的實力/現實主義和新實力/現實主義者特別提醒我們說本質上為區域的合作協議，或不夠廣泛的合作時我們無法稱之為國際。【註109】然而，中文的「泛規」能否包含跨國的regimes？如以下兩例，其中一是Oran R. Young所提出由非主權國家行為者所組成的regime，另一位Raimo Vayrynen更進一步提出由國際的和跨國的所混合構成之regime。【註110】

由於篇幅有限，【註111】且對每一位有興趣研究以西方國家為中心的國際或全球regimes的學者、專家而言，以辨證或非辯證的方式來獲得一個解決之道是一份非常神聖的工作。如李成業所言，它包含了許多含義、隱義、本意、定義與概念。假

註107 Lynne M. Jurgielewicz, "International Regime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An Evaluation of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Bartlett, Kurian, and Malik (note 83), p.140.

註108 Albert Legault, et. al. "The United Nations at Fifty: Regime Theory and Collective Secur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L, No.1 (Winter 1994-1995), p.75 and p.77.

註109 John Scott Masker, Small States and Security Regime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in Nordic Europe and the South Pacific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5), p.15.

註110 Raimo Vayrynen, "Norms, Compliance, and Enforcement in Global Governance" in id., ed.,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9), p.26.

註111 我們還應該考慮「sub-regime」這個概念。例如像固定匯率制或和平建構、和平維持與和平執行這類的sub-regime。根據學者Young的說法，國際制度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屬於廣泛的國際規則即架構協定，另一種則屬於international regimes的專門協定。



如有更好的譯音/翻譯方式，吾人準備摒棄個人於2002年1月首次以出版方式提出，有點韋伯式的譯音法。【註112】2006年7月時便想到「國際(泛)領域暨議題」這個 working/adequate for the time being 翻譯並曾經一度得到熊玠的認同。然而在此必需說明任何新的譯音與翻譯都應被所有傾向於使用「國際機制」的華文媒體接受，否則沒有任何人的譯音/翻譯會被廣泛的使用。簡言之，媒體的力量通常大於每位教授和專家。問題是很多的媒體界人士不是很用功。筆者花了兩年時間搞懂了 70-80% 的 international regimes。到了2009年3月前後也就是9年11個月的時間才領悟了99%的”國際(泛)領域暨議題+至少15個核心元素。“

肆、參考文獻

一、英文部分：

(一)專書：

1. Carlsnaes, Walter, et. al., e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2. Cooper, Andrew F., ed., Niche Diplomacy: Middle power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3. Feld, W.J. and R.S. Jord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estport, CONN.: Praeger, 1994)
4. Lang, Laszlo, International Regime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ast-West Relations (New York: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ecurity Studies, 1989).
5. Lehning, Percy B., Theories of Secession (London: Routledge, 1998)
6. Masker, John Scott, Small States and Security Regime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in Nordic Europe and the South Pacific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5).
7. Preston, Lee E. and Duanne Windsor, The Rules of the Game in the Global Economy: Policy Regime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s, 1997).
8. Susskind, Lawrence,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9. Valencia, Mark J., A Maritime Regime for North-east Asia (Hong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0. Wang Jie, ed., Guojijizhilun (Beijing: Xinhua chubanshe, 2002).
11. Young, Oran R. Young, Creating Regimes: Arctic Accords and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1998).
12. I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13. YU, Peter Kien-hong, ed.,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A One-dot Theory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Nova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Publications, 2011).
14. YU, Peter Kien-hong,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and Regimes: A Chinese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2012).
15. YU, Peter Kien-hong, ed., The Politics and Business Dimensions of Governance and Regimes: A One-dot Theory Interpretation (Heidelberg, Australia: Heidelberg Press, 2012).
16. YU, Peter Kien-hong, Emily W. CHOW, and Shawn S. F. KAO, eds.,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Regimes, and Globalization: Case Studies from Beijing and Taipei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註112 Emily Wanching CHOW on May 10, 2008 thinks that my transliteration or the first one in the list of more than 40 transliterations/translations is good.



2010).

(二)專書論文：

1. Vayrynen, Raimo, "Norms, Compliance, and Enforcement in Global Governance" in id., ed.,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9).
2. Yoshimatsu, Hidetaka, "Regimes,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Pacific Focus*, Vol. XIII, No. 2 (Fall 1998), pp. 103-124.
3. Young, Oran R. Young, *Creating Regimes: Arctic Accords and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1998).
4. I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5. Yu, Peter Kien-hong, "Setting Up International (Adversary) Regim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alyzing the Obstacles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Vol. 38, No. 1, 2007, pp. 147-156.

(三)報紙：

1. China Post
2. China Times
3. Financial Times

二、中文部分：

(一)專書：

1. 劉傑，《機制化生存(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抉擇)》。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

(二)詞典：

1. 《新英漢詞典》(香港)
2. 趙世輝，《聯合國用語詞彙》。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85。

(三)報紙：

1. 中國時報
2. 中國國防報
3. 詩華日報(馬來西亞)
4. 聯合報
5. 聯合早報(新加坡)
6. 國際時報(馬來西亞)
7. 星洲日報(馬來西亞)
8. 信報財經新聞(香港)
9. 星島日報(香港)
10. 銘傳一週

作者簡介

教授 俞劍鴻

學歷：紐約大學政治學博士。經歷：國立中山大學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高級研究員、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澳大利亞)經理級正教授等。現職：國立金門大學一點理論研究中心/The One-dot Theory Center主任。